



王亚静 著

SEGUO
涩果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王亚静 著

涩果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涩果 / 王亚静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5
ISBN 7-5306-4090-9

I. 涩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119284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中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1.625 插页2 字数261千字

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册

定价: 22.00元



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女孩,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褲,粉红色短袖T恤,背上挎着一只军用包,汗流满面地跑进候车室。

这是一间简陋的乡村车站,女孩急急地穿过众人来到售票口问售票员:“到北京的火车开了吗?”

“就要开。”售票员望着这个风尘仆仆的女孩,懒懒地答道。

女孩一听,像只受惊的小鸟,慌忙打开包取出一沓整整齐齐的纸币,几乎是喊了起来:“一张到北京去的票。”拿到票以后,她又返身没命地向检票口冲去,刚刚踏进车厢,火车便轰隆隆地启动了。

女孩长长地出了口气。

此时,正值初夏,车厢内人又多,过道里,座位上都挤满了人,她东张西望地寻找空座位,然而,她很失望。到北京至少需要八个小时,那么远的路程,应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,更何况这一张票花掉她一百多块钱。女孩显得很疲倦,为了今天的远行,几天以来都没有休息好,在这拥挤嘈杂的车厢内,她显得孤单寂寞与无奈。

那是一九九二年,她刚好十七岁。害羞、充满憧憬与浪漫的年龄,不管她心里有什么惜别之情。当然,并不是为了抛弃了贫穷的老家到那大都市的种种好处。

安葬完祖母的遗体,她含泪踏上火车,当火车轧轧地驶过祖母的墓地时,她的喉咙里有些哽咽,村里看惯了的群山和绿野在

她的眼前一闪即逝,使她发出伤心的叹息,而那些把她和少女时代以及故乡轻轻牵住的柔情,就此无可挽回地给扯断了。

火车开到前面的一个小站的时候,旁边有位乘客下车,她才幸运地找到一个靠窗子的位置坐了下来,她一面擦着脸上的汗水,一面朝窗外眺望,她强烈地感觉到,现在真的把养育她十七年的家乡撇在了后头,不由得又把挎在肩上的军用包放在腿上,从中取出一封信,信封上写着:

寄:××市××县××村

陈佳仪 收

北京市××街叶倩

显然,北京就是她要去的地方,陈佳仪就是女孩的名字,叶倩是她的母亲。

女孩望着那张写着母亲住址的信封出神,她看到眼前匆匆掠过的绿色田野。越是一步步靠近北京,陈佳仪越是感到不安,不知自己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命运。

她从孩提时期,就老是听说北京多么有名,母亲就生活在那个城市。总之那是个大地方,车多、人多、高楼多,一切都充满朝气。人们生活得很富裕,那里还有很大的车站,这列朝前直冲的火车就是飞奔到那里的。

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出门,她的遭遇只有两种可能,不是碰到好人相助而好起来,就是接受外面花花世界诱惑而堕落下去,在



这样的环境中,要想一点变化都没有好像不太容易,如果不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的话。

大都市里到处都有狡诈的骗局,其中也有一些装作善良人的诱惑者。沸腾的都市生活,灯红酒绿的歌舞,倘使没有个有阅历的人在旁边给她指点迷津,真不知这一切会把多少谎言潜入这幼稚人的耳里呢!由于不明白这花花世界的真相,往往会使一些头脑简单的人的知觉放松,然后削弱,最后堕入歧途。

陈佳仪,村里人都叫她豌豆花,据说她生下来的那天,被生在了豌豆地里,当时正是豌豆花盛开的季节,整个村子的上空飘荡着豌豆花清香的浓郁。

当有人把她们母女送到家里时,她已经奄奄一息,不知是谁说:用豌豆花煮些水喂喂她,怕是中了花的邪气。于是她的父亲就去烧了水,泡上豌豆花喂给婴儿。说也奇怪,奇迹竟然真的出现,婴儿紧闭的双眼睁开了。于是村里人便都叫她豌豆花,后来陈佳仪的名字很少有人记得了。

在豌豆花咿呀学语的那一年,父亲去世,母亲回城,她和祖母相依为命,度过了难挨的童年,陈佳仪是吃豌豆长大的苦孩子,然而,她的发育却让许多同龄女孩自叹不如,她生就一副早晚会出落得线条有致的身材,以及透露着天真无邪的水汪汪的大眼睛。她来自一个闭塞的山村,那种天生的魅力还没有充分发挥,她还不会仪态万方地把头一甩什么的,可是她却已经懂得顾影自怜。

“哎!快看!”一个声音在她耳边说,“那就是全国有名的游览胜地××。”

“是吗?”她怯怯地问。

火车刚刚开出小镇不久，她发觉身边坐着一个男子，他从豌豆花一踏入这节车厢便开始打量她。他坐立不安有好一阵子，她的直觉告诉她，有人在关注她，并对她感兴趣。少女特有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但是，女孩子的矜持，以及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持有的态度，使她下意识地拒绝和他接近。然而，他的大胆和魅力终于占了上风，她竟在他开口的刹那回答了他的话。

他把头转过来，把手放在豌豆花的椅背上，娓娓动听地和她讲起话来。

“是啊！那是人们最爱去的旅游胜地，旅馆房屋建筑也是别具一格，你对这一带不熟悉吗？”

“唔！不太熟悉。”豌豆花回答。“我是说，虽然我的家乡离这很近，然而我却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”

她的脸有些微红。

豌豆花在那个小镇生活了十七年，除了小镇，再没去过别的地方。但是她却没有对他说，一时之间，倒也有点难为情，为自己的孤陋寡闻。

这一段时间里，她一直在用眼睛的余光看这爱搭讪的年轻人，他面颊饱满红润，有着灰色的眼眸和浓浓的头发，他是那类性格活泼的男人，有着很敏感的眼睛，定定地看着你，很专注，也带点朦朦胧胧的关切和星星点点的激情，他说话的语气柔柔的，带点成年男子特有的柔情，很容易打动女孩的心，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女孩。

豌豆花回过头去，正面打量着他。

“我第一次去北京。”她说。

“是吗？”他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问，一副满讨人喜欢的神



情。

这是一个保险营业员，一个举止穿着都是为了强烈地激起年轻女人的好感，博得她们欢欣的人。他的衣服很惹眼，紫红色的T恤衫配上乳白色的长裤，当时非常流行的颜色，整套衣服非常贴身，再加上擦得锃亮的宽底黄褐色皮鞋，用风流倜傥来形容，一点都不夸张。豌豆花看他的第一眼就被他吸引了。

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倒也是常见的，他们天生对女人有着一种强烈的占有欲，尤其对美貌女子情有独钟，并对自己独具魅力颇感自豪。他的手段很简单，就是大胆。他只需要和一位年轻姑娘见过两次面，到第二次便会走上前去，拉拉她的衣袖，并且会记住她的名字，然后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她的名字。如果有一位漂亮的女郎从大街上走过，他会走向前去假装以前相识的样子，对她说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她，在大百货商店的收银台上或是各种饭店结账时，他会掏出一些信誉卡、优惠卡之类的东西，然后在诸多卡片中寻找能打折的卡片，用以来引起年轻女子的注意，这就是现今的另类男人，为了追求女人，虽然花费的钱多少会使他望而却步。

火车开出的时间不长，他到车上的水箱房内为她倒来一杯热气腾腾的水，并为她找来一些书刊杂志，闲下来的时候，开始向她吹嘘自己的身世。

凡是研究过女性心理的人，都有一套打动女人的秘密武器，久而久之他们终于发现衣着打扮，言谈举止都会深深打动女人的心，男人的服饰是使女人注意他的主要因素之一。豌豆花身旁

的那个男子就使她相形见绌，她自己那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以及褪色的半袖T恤，在自己心目中显出一副寒酸相，她觉得自己的鞋子也破旧了一点。

这种思想上的波动使她收回了自己的目光，为了缓解一下情绪，她掉转头去看窗外的景色。

麦田里的电线杆，低矮的房舍以及故乡的群山，匆匆地被抛到了自己的身后，她紧紧地攥着写有母亲地址的信封。

“让我看看。”他从豌豆花手中拿过信封来看。“你去投亲？”他问。

豌豆花点点头。

“在北京我有好多朋友，大学毕业后我就留在北京，并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一直到现在。那里有许多好玩的地方，故宫、天坛、北海公园……”他滔滔不绝地说着。

“啊！你在那里生活了许久吗？”她问。一想到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北京繁华的景色，便引起她许多的遐想与渴望。

他终于发现了她的兴趣所在，就顺着原来的话题向下谈去。他谈北京现在流行的服饰和他所到过的地方。

“你是第一次去北京吗？”他问，“你很快就会爱上这个地方，那里有许多好玩的地方。叶倩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妈妈。”她说，“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她就离开了我，已经十多年了。”豌豆花低下头，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使劲地扭来扭去。

他所谈论的一切使她心里隐隐作痛，在繁华的大都市面前，她显得很渺小，她觉得难过，自己生活了十七年，却从未迈出过小镇一步。她明白自己这次去，不是准备到各处去游玩，因为她



还不具备这些资本，她囊中羞涩，就连今天买火车票的钱，都是变卖了居住多年的老屋凑够的。然而，当这个衣冠楚楚的人对她大献殷勤的时候，心中不免又有些得意，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

“你要在北京待多久呢？”他们谈得很投机，于是他望着她问。

“不知道，”豌豆花沉吟一会儿回答。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“母亲会不会嫌弃她，继父是不是很凶？”

“总会待些日子吧？这么远地跑到北京，一千多里地呢！”他望着她的眼睛说。

这时，车厢里一阵骚动，不知不觉地已近中午，车厢里开始有人走动去买饭。豌豆花也感到饥饿，她用手摸摸衣袋内的几十块钱，过了许久才鼓足勇气说：“给我来一个盒饭。”接着她又问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五块钱。”卖盒饭的列车员回答。

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忙又问了一句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五块！”卖饭的提高了嗓音，嘴角微微地抽动了一下，盯着她看。

车厢内许多眼睛向她扫来。

豌豆花的脸红了，本想不买，可是车厢里这么多人瞧着她，令她难为情，更何况早起就没吃饭，于是掏出一张十元的给那列车员，她把找回来的钱小心地放进衣袋内，当她吃完饭时，身旁的男子递给她一瓶雪碧，并用那种低低的声音说：“喝吧！”

她低下头。

他看出使她妩媚动人的那种无法描摹的纯真的风韵，她也

明白了他对自己所发生的兴趣，正是女人既娇羞胆怯，又懵懵懂懂的那种情怀。她的举止行动是单纯的，这全是因为她还不懂得女人们用来掩饰她们的真情实意的小动作。

“谢谢你，可是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。

“我在北京的一家保险公司上班，如果你有时间我可以领你到处转转。”他微笑地说。

“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我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，因此……”

“好吧！如果她不让你单独出来的话，我们可以想个别的办法。”他掏出笔和电话通讯簿，好像豌豆花已经答应了他似的。

“你的地址告诉我！”

她又从衣袋内掏出信封，上面写着地址。

他从随身携带的包内拿出一张精美的名片，上面印着：

中国大洋保险公司北京市分公司

许永欣 业务主管

北京市××街

“我叫许永欣。”他把名片放在她的手里，指着自己的名字说，我的祖籍在南方，可是我在北方待的时间要久一些。”

豌豆花伸手接过名片，低头看了起来。

“你的地址是……”他继续穷追不舍地问，手里握着笔。

她看着他的眼睛，把目光移到了他的手上。

“陈佳仪。”她的声音慢吞吞的。

许永欣认真地把她的名字写了下来，“如果有时间的话我



去看你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”他试探地问。

“我，我不知道。”她的语气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我是说如果，当然你不必这么惊慌，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，今天我们能够相见，也算是有缘人，希望我们还会有再见的机会。”

他们两个在轻轻地交谈，而两个人之间都觉察不到，他们的真正情感是多么难于用语言表达出来，他说不准自己的诱惑是怎样获得成功的，豌豆花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对这个陌生的男子如此放任自流，竟然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，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，在他面前，她就像一张白纸，天真、幼稚。

“轰隆隆”火车的鸣声打断了两个人的谈话，他们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望望窗外，就要到北京了。许多汽车在他们身旁疾驶而去，一根根打眼前晃过的竖在站台上的电杆，匆匆被抛在身后，越过一望无际的工厂高楼，他们看见了一些高耸入云的大烟囱。

对于豌豆花这种从未接近大都市的女孩来说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，尤其是在黄昏时分，这种神秘莫测的时刻。夜的美丽风景啊，到处是一片欢乐的气氛，在单位工作了一天的人们此时却像出笼的小鸟，他们走在大街上，就是最麻木的人也会被黄昏的这种气氛所感染，这是用笔，用语言都不能描述或表达出来的。夜，解除了工作一天的人们的担子。

豌豆花久久地注视着窗外，许永欣被她专注的神情感染了，他见她对这个城市如此兴奋，便饶有兴致地对她讲北京的种种名胜古迹。

火车已经滑进了站台，只听见站台上人们向这里拥动的脚

步声,机车的打铃声响成一片。在站台两边,竖立着灰暗的房屋,吐烟的工厂。穿过甬道,各路公交车停在路口,等待火车驶过。道口有人用力拉下铁栏杆封住了路口,火车便轧轧作响,前方拉响了声声汽笛。

“这是北京外环。”许永欣说,“那是护城河。”他说着指指窗外的一条蜿蜒曲折的河道。

火车喷出一阵烟雾,发出一阵丁零当啷的声音,突然就停下来了。

“我们到了北京,慢慢地你会喜欢这里的一切,北京的确是个好地方。”

许永欣只顾自己说着,在嘈杂的车厢内,豌豆花没有听清他最后说的是什么。到了北京,她心里充满了恐惧,无法安静下来,甚至有些儿透不过气,她的心脏跳得加快,感到有些头晕,她半闭上眼睛,想使自己平静下来。

“本次列车已到终点。”列车里响起了广播员那娇滴滴的声音,接着听到“砰”的一声,火车车门被打开了,站台上站满沸腾的嘈杂的人们。她开始站起来,把那只旧军用包挎在肩上。

许永欣也站了起来,伸伸腰,踢踢腿活动着筋骨。“有人来接你吗?”他问,“需要我的帮忙吗?”

“哦!不用,谢谢!”她说,“你先走吧,母亲见到我时发现我和你在一起,不知她会怎么想。”豌豆花的眼睛流露着一种复杂的神情。

“好吧!那我就站在不远处,如果她不来接你,我可以送你到要去的地方。”

“谢谢你!”豌豆花说。



在这种情况下,许永欣的这种关怀,令她感到很温暖,如果旅途中没有他在身边,一路上会是多么的乏味,她暗暗庆幸自己遇到了少见的好心人。

“再见!”她向他点点头,招了招手。

“再见,别担心,我就在旁边看着你,如果需要我的帮忙,我会非常乐意的。”

她感激地点点头。

他们走出了站台。

一位面容消瘦而雍容华贵的女人在站台上认出了豌豆花,急忙走上前去。

“你是豌豆花?”她开口问。

豌豆花茫然地点点头。

妇人激动地上前拥抱住她,泪水在她的眼里打转。

豌豆花也被感动了,在母亲双臂拥抱的刹那间,鼻子竟然也是一酸,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。多少年在梦中出现的情景,终于在这一时刻发生了。

“妈!”豌豆花喊道。

“走,我们回家吧!”叶倩拥着她。

豌豆花随着母亲走出站台,但是她的眼睛却四下张望。许永欣就站在走廊那头,即通往候车室和大街的矮门口。他望着她们母女两个抱在一起相认的时候,便向她投以一个微笑,于是转身走了。豌豆花望着这个消失的背影怅然所失,她没有感觉到和母亲在一起的喜悦。



叶倩住的地方位于闹市中心的黄金地段，楼房是上下两层，乳白色的墙面，深蓝色的地毯，豪华的吊灯挂在宽敞的客厅顶上，把人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。二楼是卧室，前面的窗子俯临绿茸茸的草坪。已是掌灯时分，楼下所有的路灯一齐打开，如同白昼。草坪上有许多小孩子在玩耍，她凝视着灯光照耀的街道，出神地听着那些声音，不禁感到既新奇又陌生。在乡下，天一黑，就很少有人出门，外面黑黢黢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有窝在家中。

进家以后，叶倩催促她去卫生间冲澡，自己去准备晚饭。继父是个斯文的人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不太爱说话。豌豆花进门之后，继父只问了几句话，便坐下看报纸。他生活在北京，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属于那种慢性子之人，沉默许久才说一句话，不过这句话很中肯，那就是关于豌豆花将来面临的问题，是继续求学还是直接找份工作。

叶倩的意思当然是再上两年学，不然在城市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，没有知识，她将无法生存。豌豆花没有什么表示，何去何从只有听从母亲的安排。

继父林海涛第二天便忙着去联系学校，好在北京有许多熟人，豌豆花入学的事没有费多大波折便搞定了。她很顺利地进了一家艺术学院就读。

叶倩特地请了几天假。

“我还是领你先到外面转转吧，看看周围的环境。”晚饭过



后，叶倩对女儿说。“先熟悉熟悉这里，明天去商场给你买衣服。”

豌豆花注意到继父没有说什么，只顾自己吃着饭，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。

“如果你们没有时间，就不必陪我去了。”豌豆花低头吃着饭。

“没关系，我已经请了几天假。”叶倩连忙说，“我要把我的女儿打扮得像一个公主。”

“你们娘俩儿说说话，我上楼去睡觉了，明天早晨还要早起。”林海涛说着，走出餐厅。

“你继父在一家外企上班，早晨要起很早。”叶倩解释道。

豌豆花点点头，好像很明白的样子。

然后，母女两个一起做这天的家务扫尾工作，豌豆花洗碗筷，叶倩抹桌子，用吸尘器吸尘。

豌豆花有一种感觉，那就是她必须放弃和许永欣的交往，她更不能到这里来，她从母亲的态度和继父的神情以及全家洋溢着的气氛中觉察到，除了按部就班地读书外，他们是不允许她这么早交异性朋友的。和许永欣在火车上的那段邂逅相逢，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有些非分之想。

“不行！”她心里在想，“他一定不要到这里来。”

于是她向母亲要了纸和笔，坐到台灯下写信，叶倩还在起居室忙碌着。

“你不要到这里来看我，”她这样写着，“你必须等我再写信给你的时候才能来，我就要上学了。”她苦苦地想着。不知在

信里该写些什么，她想说说在火车上两个人相遇，但又羞于启齿，于是直截了当地感谢他对自己的照顾，最后落款处署上：你的朋友豌豆花。

封上信口，写了地址，把它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，坐下来向外望着夜色和街道，默默地幻想着。

她回想着这几天的经历，同时倾听着街上偶尔传来的片言只语和笑声，终于有些倦意了，躺在床上，蒙蒙眈眈地觉得想要睡觉，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叶倩终于忙完了所有的家务回到寝室，望着沉睡中的女儿，她的眼睛有些湿润了。多少年来，在梦中梦见女儿。她忘不了离开女儿时那歇斯底里的哭喊，那几声啼哭伴随着叶倩度过了整整十六年，她怕这一切是在梦中，幸福来得太快了，于是用牙咬了咬食指，很痛，这是真的。她激动得有些不能自持，于是起身倒了一杯水，用双手捧着，轻轻地吮了一口。

十六年了，十六年了啊！往事如烟，然而，却历历在目。那是个充满激情、充满理想、浪漫情怀的时代，一大批热血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从城市奔赴遥远偏僻的乡村插队落户。

那时叶倩是个刚满十八岁的少女，高中毕业后，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，她毫不犹豫地报名来到曾经是抗日根据地的毛家峪村。在那里她和一起来的知青组成了一个知青点，同这里的农民一样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。

这是一个深藏在山林中的村子，村子四周都是连绵不断的群山，村前有一条小溪，逶迤迤迤地向东流去，溪水是山泉水，清澈见底。夏季，河岸两边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花，非常惹人喜爱，